



江山语言学丛书 鲁国尧 著

语言学文集：考证、义理、辞章

● 上海人民出版社



江山语言学丛书 鲁国尧 著

语言学文集：考证、义理、辞章

上海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语言学文集:考证、义理、辞章/鲁国尧著.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
(江山语言学丛书)
ISBN 978-7-208-07851-2

I. 语... II. 鲁... III. 汉语—语言学—文集 IV. H1-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054562 号

责任编辑 朱慧君

封面设计 杨德鸿

· 江山语言学丛书 ·

语言学文集

——考证、义理、辞章

鲁国尧 著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193号 www.ewen.cc)

世纪出版集团发行中心发行

上海华成印刷装帧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90×1240 1/32 印张 13.25 插页 2 字数 334,000

2008年7月第1版 2008年7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2,250

ISBN 978-7-208-07851-2/H·35

定价 27.00 元

江山语言学丛书总序

南京，虎踞龙盘之地，自公元3世纪以来，文化日益发展，学术日臻发达。即以近代而论，明代的南京太学，是当时最早创建的最高学府。《洪武正韵》的主编宋濂曾任南京太学的司业，光照汗青的郑成功是南京太学第280年入学的学生。及至清代，著名学者两江总督张之洞于1902年创办三江师范学堂，延至民国时的中央大学，杰出的语言学家黄侃、方光焘、吕叔湘等先后执教于此。近五十多年来，南京大学的语言学科取得了长足进步，为国家培养了众多人才，2001年被评为国家重点学科。南京大学语言学科诸同志如今躬逢明时，奋发图强，出版这套丛书，以对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事业贡献绵薄之力。

古语云：“入山唯恐不深，入林唯恐不密。”一本著作，一套丛书，如果是学术性的，学界同仁会提出要求：

第一，坚实。中国古代大思想家、大教育家朱熹说过：“如人要起屋，须是先筑，教基址坚牢，上面方可架屋。”时下甚嚣尘上的急功近利导致大言欺人、浮辞充斥、硬伤时见，等等，如此岂能自立于世界学术之林？

第二，会通。学人凡有志者必有追求。追求什么？追求的是超胜。明代大学者徐光启说过：“欲求超胜，必先会通。”会通就是兼收并蓄，融

会贯通。

第三,创新。超胜的正道在创新,19世纪西方著名哲学家约翰·斯图亚特·穆勒说:“人间一切美好的事物都源于创新。”学术,唯有创新方有自家的灵魂。创新之中,最难的,也是最高的,是自主创新,亦即原始原创。

这三点,当为学人悬作标的。自我评估,我们与之距离甚远。但是,有登山的志趣,纵然未必能达峰巅,或可至山腰,但至少是在攀登中;若连登山的愿望也无,那只能老死于山麓。

这套丛书冠名“江山”,“江”者,长江也;“山”者,钟山也。

鲁国尧

二〇〇七年五月四日

自序

在现代,工具书,必有说明,必有凡例。学术书,则往往有序,序实际上如同工具书的说明和凡例。当然,序自由得多,用新潮语言说,拓展空间大。比如说,可以论学,可以叙史,可以言志,可以抒情……。而遣辞使句,不必如工具书的说明那样拘谨,不妨略加挥洒。

我这自序首先是解题。这本文集,自可仿古人和前辈,取个雅名,或者寓有深意的书名。然而反复思考,为了图书馆编目方便,为了读者见书名而知大致内容,那就径直叫做“语言学文集”吧,表示此书依内容分类属于语言学。不过,叫“语言学文集”、“语言学论文集”、“语言论集”的书很多,重复几率高,看来还是要有个“区别性特征”好。于是我就从形式的视角对近来出版的若干书名和文题考察一番,可谓“五彩纷呈”,最后我采取其中的一种款式,在这“语言学文集”五字之后加个冒号,然后接着“考证、义理、辞章”六字三词。如有人说我赶时髦,我承认。

“义理、考据、辞章”之说,清人倡之,于今已成为中国人文科学的学人耳熟能详的短语。我拈来,是“古为我用”,既然“古为我用”,我略有改动似也未尝不可。

“考据”、“考证”是同义词,我把上述六字短语里的“考据”改为“考证”,纯粹是因为后者今日更为通用。我还变更了次序,为何如此?我的四十六年的论文写作生涯(我以1961年开始写《泰州方音史与通泰方言史研究》作为自己“学术写作”生涯的起点)中,“考证”占了很重要的地位,论文数量也多,除上述的那篇少作外,又如《卢宗迈切韵法述论》、《“颜之推谜题”及其半解》以及关于宋词韵、关于陶宗仪《辍耕录》

等书的语言、关于明清官话的系列论文,等等。这类下死功的“考证”,无不穷年累月,殚精竭虑,每当回忆埋首其中的情景,一则以惧,一则以喜。何以惧?太累,太苦。何以喜?总算没有枉费大半生的光阴,留下了一些短期内还不致灰飞烟灭的作品。职是之故,打破清人的次序,我将“考证”提升到前面。

有关“考证”种种,可以单独做一篇“论”文,限于篇幅,此序不能多言。但是有一种陋说,不容不辨,有人视“考证”为保守、低级,我则大不以为然,我要洗刷泼在“考证”头上的污水。“考证”,顾名思义,就是“考”而“证”之,是一种千百年一直在使用,被证明为很有效的方法。凡由“已知”求“未知”,都必须“考证”,“考证”就是实事求是,追求真理,成功的“考证”都趋同真理、逼近真理。具体到语言学,根据传世文献和考古而得的文献以推考某种未知现象或推求个中原理,这就是“考证”,语言学界称这种考证的方法为“(历史)文献考证法”。至于依据现代存在的方言和语言现象,去推求前代的,甚至远古或原始的某些语言现象或状态,也是“考证”,不过这种考证方法被十九世纪的欧洲语言学家定名为“历史比较法”。究其实,二者之理一也,并不相悖(如说相悖,则是某些人人为的)。何以如是言?二者都是从已知求未知,只要材料是可靠的,推理方法是正确的,其结论就可以接受。语言学的研究使用“文献考证法”,其依据的材料是文献,文献需要辨别真伪、区分时地,从而证明是可信赖的资料,接着是“考证”功夫;而“历史比较法”,其依据的材料是现代方言或语言现象,首先也需要确定这些方言或语言现象的真实性,研究者对它的记录是否准确,其后方可进入“考证”阶段。若论辩证第一环节即研究材料的真实性,后者难于前者,何以如是言?因为文献,在现代化的印刷、出版条件下,绝大多数的文献,著者掌握的,读者也可掌握,甚至更多,如果著者读解错误,或者舞弊,极易为读者捕捉,

那么其后的推理、所下的结论岂能掩天下人的耳目？但是以活的语言和方言为依据而写成的历史比较法的著作，其中的资料真实与否，一靠著者的学术良心，二靠著者的学术功底和记录能力，如果上面两条都出了毛病，还谈什么后续的推理和结论？著者托出的原始材料，对大多数的读者而言，委实难以去核实、检验，看来读者只能迷信著者的良心和能力了。更令人恐惧的是，如果这位读者再据此作进一步的推衍，构建什么深奥高级的理论，岂非建大厦于沙滩之上？从论据、推理、结论的过程而言，两种“考”而“证”之的方法，其理之为一，何需多言？人为的扬此抑彼，可以休矣！

我的书名里，“考证”之后的第二个词是“义理”。回顾我的四十多年的学术活动，我对“解释”是比较注重的。（当今语言学界倡导“解释”，盛行“解释”，以“解释”为高，“描写”为次，对此，我不敢苟同，我主张两者并重，反对厚甲薄乙，特此声明。）我在少作《泰州方音史与通泰方言史研究》里提出“研究通泰方言语音史的几条途径”，在《〈孟子〉“以羊易之”、“易之以羊”两种结构类型的对比研究》里提出“调节论”，在《“颜之推谜题”及其半解》里提出“颜之推谜题”、“语言入侵”、“声韵谐接原则”。^①在评郭芹纳《诗律》的文中，我“借树嫁接”，诠释近体诗对平声的偏爱。这些“解释”就属于“义理”的层面。

人到了老年，生命的阅历多了，学术的积累多了，就应该仰观国家的命运、民族的未来，俯察自己的专业、个人的历程，有可能更多地从事理性思考，作理论探索。正因为如此，我近几年在中国音韵学研究会的几届学术讨论会上的开幕辞，还有几篇论说文，如《论“历史文献考证法”与“历史比较法”的结合——兼论汉语研究中的“犬马—鬼魅法

^① 见《论汉语音韵学的研究方法和我的“结合论”》、《苦心利他，匠心独运（外一章）——读郭芹纳〈诗律〉后之感言与引申》。

则”》、《“振大汉之天声”——对近现代中国语言学发展大势的思考》、《“徐通锵难题”之“徐解”和“鲁解”》、《论汉语音韵学的研究方法和我的“结合论”》、《就独缺〈中国语言学思想史〉!?!》等等,义理就更多些更重些。

我以为,人应该有主见、有主张,多年来我提倡“三史”、“一学”、“一法”和“二不(方针)”。何谓“三史”?从1961年起我就多次呼吁重视“汉语方言史”,我自己身体力行,写了若干篇论文,我的学生做得更多、做得更好,我感到很为欣慰的是,汉语方言史于今已经成了中国语言学的热点之一。我不止一次地提倡“汉语通语史”的研究,我研究明清官话基础方言二十余年,提出了“南京话说”;于中古汉语,我提出了“南朝通语”、“北朝通语”说。我发现在地大人众的中国学坛上,竟然缺《中国语言学思想史》!因此呼吁填补空白,建立“中国语言学思想史”这一语言学的分支学科。我近年在很多场合提倡“文史语言学”,以拓展语言学的空间,这是“一学”。本世纪初我提出了“新二重证据法”,是谓“一法”。“不崇洋,不排外”也是我提出的,可谓之“二不方针”。

“义理”,促使我读更多的书,作更多的思考。我提倡“不崇洋,不排外”,我拥护“自主创新”的战略方针。2006年6月16日在北京语言大学召开“‘当代语言学理论和汉语研究’国际学术报告会”,我的演讲题是《中国语言学理论建设:实现向自主创新的战略转移》,我说:“如今国家提倡自主创新,为建设创新型国家而奋斗,这是谋求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壮举。清初思想家唐甄云:‘志任天下之重。’中国语言学人应该与整个国家步伐一致,以建立有中国特色的语言学,并进而成为主流语言学为自己的大任。”“值此民族伟大复兴的时刻,我们不宜再停滞在引进外来学术的阶段,我们必须锐意进取,自主创新。”“审时度势,今日中国语言学已经站在一个新的历史起点上,应该及时提出,‘实现向自主创

新的战略转移’!”

鉴于语言学刊物上某些文章越发难懂,虽业内人士,亦时时摇头感叹。孔子曰:“言之无文,行之不远。”我认为,语言学的论文应该力克艰涩之病,所以我追求行文的适度活泼。林焘先生几次赞赏我有文采,这是老师对学生的鼓励,自知才思蹇涩,但勉力为之,在有些文章中加了点“文”。我为同道写序,也并不是率尔操觚的,我要先读书,既读义理书,也读三苏三袁,以求启迪,序是文的一种,因此就应写成文。中国的书家、画家,有所谓“衰年变法”之说,如今我亦至衰年,故我亟思变法,陆象山的“决破罗网”,我崇之拜之,何必拘于成格?以行文而言,最近一篇《研究明末清初官话基础方言的廿三年历程:“从字缝里看”到“从字面上看”》的文章,先则以史带论,继之以对话录的体裁畅论义理。我景慕先贤、前辈的“凌云健笔”“纵横挥洒”,自顾才浅,谢曰不能,但是“有志趣者”与“连愿望也无者”,其效果之不同必能凸现。

王先谦《续古文辞类纂序》云:“义理为干,而后文有所附,考据有所归”,借用此语,以总结我的这番议论。

2007年4月初改毕

目 录

江山语言学丛书总序 / 001

自序 / 001

语言学思想史之属

“多元”“争鸣”“创新”的音韵学

——中国音韵学研究会第十一届学术讨论会

暨汉语音韵学第六届国际学术研讨会开

幕辞 / 001

中国音韵学研究会第十二届学术讨论会暨汉语音韵学

第七届国际学术研讨会开幕辞 / 006

要无愧于我们的时代

——中国音韵学研究会第十三届学术讨论会暨汉

语音韵学第八届国际学术研讨会开幕辞 / 010

团结一致,坚定地走自主创新之路

——中国音韵学研究会第十四届学术讨论会暨汉

语音韵学第九届国际学术研讨会开幕辞 / 015

论“历史文献考证法”与“历史比较法”的结合

——兼论汉语史研究中的“犬马—鬼魅法则” / 018

《南大语言学》献辞 / 030

说“晒” / 032

“振大汉之天声”

——对近现代中国语言学发展大势的思考 / 040

“徐通锵难题”之“徐解”和“鲁解”

——再论“国力学术相应律” / 047

论汉语音韵学的研究方法和我的“结合论” / 063

就独缺《中国语言学思想史》!? / 080

学思录:说“文史语言学” / 094

音韵学、方言史之属

“抢占前沿”和“新二重证据法”、“结合论”

——由赵彤《战国楚方言音系》引发的思考 / 097

张麟之《韵鉴序例》申解四题 / 105

宋代福建词人用韵考 / 117

宋元江西词人用韵研究 / 154

宋词阴入通叶现象的考察 / 190

研究明末清初官话基础方言的廿三年历程：“从字缝里看”到“从字面上看” / 201

绝学中的绝学

——序刘广和《音韵比较研究》 / 240

“掷地作金石声”

——序《黄耀堃语言学论文集》 / 245

崔枢华《说文解字声训研究》序 / 250

“坚实”是第一义的

——序储泰松《唐五代关中方音研究》 / 254

说“识”

——序王兆鹏《唐代科举考试诗赋用韵研究》 / 257

杨军《七音略校注》序 / 259

“板凳甘坐十年冷”

——序张民权《宋代古音学与吴棫〈诗补音〉研究》 / 264

热点中的热书

——序叶宝奎《明清官话音系》 / 268

穷尽式研究方法应当大加提倡

——序华学诚《周秦汉晋方言研究史》 / 272

林间的第一支响箭

——序林亦作《百年来的东南方言史研究》 / 280

学思录：“×语”和“×方言” / 283

诗律学之属

周维培《曲谱研究》序 / 287

苦心利他,匠心独运(外一章)

——读郭芹纳《诗律》后之感言与引申 / 291

“庾信平生最萧瑟,暮年诗赋动江关”

——序潘慎《诗韵词谱》 / 306

文化语言学、社会语言学之属

台湾光复后的国语推行运动和《国音标准汇编》 / 312

创造新词的心路历程 / 330

横通纵贯之作

——序刘静《文化语言学研究》 / 343

读书书后、编辑后记、语学随笔、语文教学之属

史部新著:《中国现代语言学家传略》 / 347

时代的脉搏(外一章) / 352

李开《汉语语言研究史》序 / 361

“告予以有年”

——序《南粤语言文字学丛书》 / 364

跋温端政、王恩保二学长缅怀袁家骅先生文 / 367

德高当代,功言巍巍

——缅怀徐复先生 / 375

Z文一扎(外一篇) / 380

《南大语言学》第一编编后语 / 390

《南大语言学》第二编编后语 / 393

提高语文素养 重视母语教育

——访南京大学中文系鲁国尧教授 / 396

跋语 / 402

“多元”“争鸣”“创新”的音韵学

——中国音韵学研究会第十一届学术讨论会暨 汉语音韵学第六届国际学术研讨会开幕辞^①

女士们、先生们：

今天是2000年8月18日，2000年是千年闰龙年，逢六千年一遇，在这大吉大利的日子，中国音韵学研究会第十一届学术讨论会暨汉语音韵学第六届国际学术研讨会开幕了。这是一次空前的盛会。

如果以东汉末年服虔、应劭使用反切作为音韵学的滥觞时期，那么汉语音韵学已经有一千九百年的悠久历史。在那漫长的古代，最富学术意义的，也最为人称颂的是隋代开皇年间的长安论韵。我们今天举行的学术讨论会是开皇以来最大规模的音韵学人的集会，一千四百多年前在陆府论韵的学者只有颜之推、萧该和陆爽、陆法言父子等南北精英十人，而今天出席音韵学研讨会的是三大洲五个国家一百二十多位汉语音韵学家，有名震遐迩的老专家，也有初试锋芒的青年学人；有多次与会的老会员、老朋友，更有首次光临的贵宾，可谓“群贤毕至，少长咸集”，共聚于这有二千六百年悠久历史的古彭城（徐州），研讨这古老而又年轻的科学——音韵学。我们也将像我们的先人一样，在这历史名城“论南北是非，古今通塞”，“更据选精切，除削疏缓”，“剖析毫厘，分别黍累”。但是当前我们的徐州音韵学研讨会具有我们自己时代的鲜明特色，当今世界各种学术理论、学术方法、学术成果就将在这里互通、切磋、交融。我们的学术讨论是多元化、世界性、争鸣式的。我们立足现在，总结过去，目的是以创新的精神拼搏出一个辉煌的未来。我们处

① 本文原发表于《古汉语研究》2000年第四期。

在两个千纪之交,在这科学越发昌明的时代,前人做过的,我们要继续做,做得更好;前人没有做过的,我们更要去,做得要好。我们要无愧于我们的祖先,无愧于我们的时代,无愧于我们的未来。

今天我们在这里开会也是庆祝中国音韵学研究会成立二十周年,1980年10月在王力、周祖谟、严学窘等前辈学者的倡导和主持下,中国音韵学研究会在武汉成立,这是历史上第一个汉语音韵学的学术团体,而且是全国性的学术团体,大多数省市区都有学者参加。二十年来,经过全体会员的艰苦奋斗,我们的学会茁壮成长,已经成为中国人文学科内方向正确、学风正派、成果累累的重要学术团体,在国内、国际上发挥着重要作用。二十年来,老会长严学窘先生、邵荣芬先生、唐作藩先生为学会的建设和发展殚精竭虑,历届秘书长、学术委员会主任、理事和顾问都尽心尽力,有些先生已经作古,有些先生已经退休,有些先生仍在工作岗位上奋斗不息,他们为中国音韵学研究会所做的卓越贡献,我们永远铭记。

回顾汉语音韵学的历史,面对令人神往的未来,我们认为,“多元”、“争鸣”、“创新”是我们音韵学的特色,它使音韵学永远充满活力,滔滔不息,奔腾向前。汉语音韵学植根于中华大地,由于一代一代学人的辛勤耕耘、栽培,音韵学成为“国学”、“语言文字之学”的根本学科、基础学科。同时,汉语音韵学也受到异域学术的滋润,在古代长期受梵语语音学的影响,十六七世纪,利玛窦、金尼阁带来了欧洲语音学,二十世纪初历史比较法的传入更使音韵学揭开了新的篇章,接着音位学、音系学、声学语音学都对音韵学的发展起了推动作用。训诂学、文字学、古文献学、史学、现代方言学、汉藏语学等等都从汉语音韵学吸收了充足的营养,同时也有力地促进了音韵学的繁荣。长期以来千百位中外音韵学家著书作文,务求创新,各骋己说,百家争鸣,“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在学术史上留下了极为丰富的精神财产。在中国音韵学研究会的历史上,也贯穿了“多元”、“争鸣”、“创新”这一主线。二

十年来,适逢国运中兴,许许多多老专家焕发青春,中青年学人奋发图强,在古音学、今音学、北音学、等韵学、方言语音史、音韵学与汉藏语、音韵与文学和史学、音韵学与现实语言生活诸多领域内,发表了数以千计的论文,出版了几百本专著,汉语音韵学提升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各个分支学科都现出一派生机勃勃,异彩纷呈的繁荣景象。对学术而言,“多元”、“争鸣”、“创新”是生命之源,繁荣之本,恒久之根。尤其值得称道的是,音韵学这一古老的科学也紧跟时代的步伐,迈进了现代化的殿堂。众所周知,二十世纪末,科学技术突飞猛进,二十一世纪更是信息革命、生命科学的时代,是人、自然、社会协调发展的世纪,我们国内外的音韵学人已有几十位热衷于音韵学与信息技术相结合。北京大学、深圳大学、上海师范大学分别将音韵学的经典《广韵》输入计算机,深圳大学将《集韵》、《龙龕手鏡》录入了计算机,香港中文大学将《广韵韵图》输进计算机,1999年、2000年内地和香港的十几所大学的音韵学人与计算机专家联手,先后在武汉、深圳召开了两次音韵学与信息现代化的研讨会,交流了计算机辅助音韵学研究的最新动态,并且筹划超大型的工程,这是汉语音韵学迈向现代化的可喜的开端。每位音韵学人都已置身于时代发展的大潮之中,面对前所未有的挑战和机遇,携手共进,为音韵学的进一步发展作出最大的努力。

这次会议的胜利举行应该归功于徐州师范大学、徐州市政府、徐州华润电力有限公司、江苏省社会科学联合会、南京大学的大力支持,请让我代表中国音韵学研究会向他们表示衷心的感谢。我们向光临徐州会议的日本、韩国、美国、法国的专家表示热烈的欢迎,向台湾、香港、澳门、大陆的诸位学者致以崇高的敬意。徐州师范大学副校长、语言研究所所长杨亦鸣教授和他的同事、学生为本次大会的胜利召开作出了重大的贡献,他们为了编辑会议的论文集经常通宵达旦地工作,他们为会议作了认真、仔细、周到的安排,这些都是我们应该十分感谢的。我们还要感谢香港文化教育出版社董事长兼总编辑田小琳教授,她的支持

使这届会议论文集得以顺利出版。

众所周知,《广韵》颁行一千年来,一直被学人奉为音韵学的经典,今天也是《新校互注宋本广韵》上海版首发的日子,余迺永博士的这部新著将《广韵》之学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我们向余迺永先生和上海辞书出版社的责任编辑虞万里先生表示热烈的祝贺。余迺永博士将其售书所得的一万元全数捐献给中国音韵学研究会,黄耀堃博士也捐款数千元,我们衷心感谢余、黄二位先生。薛凤生教授的又一精心杰构《汉语音韵史十讲》最近问世,薛先生将售书所得尽数捐赠中国音韵学研究会,我们表示诚挚的谢意。

诸位朋友、诸位同道,在这千纪之交的吉日良辰,我们济济一堂,聚首彭城,共议韵学,这将是我们毕生永怀的大事。徐州,古称彭城,文献记载首见于《春秋》成公十八年,即公元前573年。公元前三世纪,在这座城市及其周边大地上,英雄们演出了一幕幕威武雄壮的悲剧,一千年前大文豪苏东坡在这儿写下了脍炙人口的《放鹤亭记》,在历史的沧桑岁月里,帝王将相、骚人墨士留下了太多的遗迹,最近江苏省政府决定将徐州建成与南京、苏州、无锡并列的四个特大城市之一,徐州将阔步前进,一日千里。徐州的北邻曲阜,那是人类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孔子的故里。诸位女士,诸位先生,大家不远千里、万里而来,如今置身于如此深厚的文化积淀与氛围中,一定有特别的感受,一定有难忘的印象,请诸位同道在论韵之余,参观名胜古迹,抒思古之幽情,发时代之强音,留下元气淋漓、迈越千古的诗篇吧。如果说,六世纪八十年代文化精英的长安论韵给后世留下了一部音韵学经典,那么,我们期望,2000年的徐州国际音韵学研讨会能够开启一个音韵学的新时代。

最后,请允许我在这音韵学研讨会上,引用先哲梁启超的韵语,作为对我们热爱的、毕生从事的音韵学、我们的中国音韵学研究会的颂辞和祝辞:“红日初升,其道大光;河出伏流,一泻汪洋;潜龙腾渊,鳞爪飞扬;乳虎啸谷,万兽震惶;鹰隼试翼,风尘吸张;奇花出胎,矞矞皇皇;干